



□马希荣

静静的山林

1

夜,静得出奇。罗二娃也出奇地安静。絮叨了一夜,河水依依,不舍远流。它未能惊扰罗二娃的梦。罗二娃的梦境是宁静的,如同静静的山林。梦里,小河弯弯,流水腾欢。罗二娃只有梦里水声,没有窗外小河流淌。清晨,河水不甘心,唤作鸟鸣,又似欢快的鱼,在半梦半醒之间直往他的脑海里冲。可能,一片海要比一条河宽大得多吧。

耳朵醒了,鸟鸣已远,水声汹涌起来。他有些奇怪,居然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水声了,自己在想什么呢?

窗外,“哗——哗——”的扫地声直奔耳门,一下一下地响着。爹又在清扫院前的落叶。

春夜露重,花叶不堪重负,摔在青石板上。太阳没出来,地上湿漉漉的,那些落叶睡得正酣,不想起来,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它们唤醒。

爹喊过自己,后来又喊自己的儿子。要他们到坡里去放牛,到山里去捡柴,到地里去干活。现在不用了,田地长成了山林,家园变成了景区,一年四季都清闲。爹也无事可做,一下一下地用力清扫院里的落叶,他把这当成了一天的大事,也是晚年的一件大事。

推开窗,罗二娃斜靠在窗台上向外望。河岸一排水麻柳树,一溜青瓦白墙小院。满目皆山,山上罩着雾。山是蓝的,雾也是蓝色的。

罗二娃想,雾从山里长出来,自然也该是蓝色的。

雾裹着山,飘忽玩耍。山不像爹,坐着不动,乐享天伦。有一丝雾顽皮,不知不觉地跑得远了,又迟疑地浮在空中,不敢放开胆子去游玩。回头看见山缩脖缩颈地坐在那里,壮着胆子又往前跑一阵子。后面的雾依样学样,也调皮起来,一溜烟全都跑远了。

罗二娃有趣地想着,口水流到了下巴的花白胡茬上。转瞬之间,见那些雾没了踪影,大吃一惊,它们到哪儿去了?

老大不小的,还不明白?小河笑话他,哗哗地响了。

罗二娃又想,小河是山里的一位老人,爹是家里的一位老人。他们通晓山里的大小事情,也一定知道,雾到哪里去了。爹没有理他。他抬头看见,阳光照在天边,天空更蓝了。河面有白雾升起来。

2

小镇是两个乡合并的,依然让人感觉不大。在镇上住得越久,罗二娃这种感觉越强烈。

大,不单指面积,而是少有喧闹。大山深处,半山腰间,这样的处所是不大容

易热闹起来的。即使偶尔热闹起来,离得稍远一点,更会格外生出宁静来。就像这里的夏天,一到树荫下,便会觉出些凉意来。那凉意是一种宁静,也是一种摄人心魄的寂静。

小镇是有名的。盛夏时节,或是树叶霜红时节,前来这里享清凉,赏红叶的人多。晚上,人们就组织演出,小镇会像一锅子煮沸的麻辣烫。然而,表演也把小镇的孤独和寂寞赶出来了,演出刚落幕,彩灯还没有熄,小镇已归为宁静了。

热闹像狗撵的兔子,眼睛一晃,就不见了。罗二娃说。

山里有杜鹃花开的声音,林中有獐子跑动的声音,天上有金雕飞翔的声音。但很少有人听见。它们叫的时候,有的人睡觉,有的人在吃饭,有的人在扫地,还有的人自己在说话。很少有人静下来听一朵花开、一只鸟叫。

没有鸟在小镇的树上搭一只窝,也没有鸟在黄昏飞过来闹林。即使老人要去世了,也不会有一只乌鸦跑过来报信。老人在床上呻吟一段时间,静悄悄地死了,从此没有一点声息。

小镇只有宁静。如果不是河流欢快,小镇一定静得瘆人。

小河,像山里人一样忠实可靠,常年守在小镇身边,给了它一份难得的热闹。

3

野猪把河边地里的芭谷拱了。成群结队的野猪在地里大快朵颐。大猪累了就躺在地上睡觉,小猪半大鸡一样散放着。

一群野兽踏在人耕种过的土地上,咋不像人走在它们出没的深山里那样惊恐呢?

芭谷是罗二娃种的。一次惊吓之下,他好像干啥都没有力气了,说话也不利落了,傻里傻气的。别人都在小镇搞起了农家乐,他家还是像以前一样得过且过。

按说,景区是不能种庄稼的。他,没人管。他每年都要种一地芭谷。这两年,他种的芭谷都喂了野猪,第二年开春,他还是赶着季节翻地种下。那只鹿子活得不耐烦了。夜里,它跑到了小河中央,一声接一声地叫着。那种声音有些古怪,狗听不懂,站在河岸上不停地追问。狗叫得也有些古怪,罗二娃也听不懂,便走出门去探问。

狗回头看了一眼主人,又转头向河里叫着。人跟狗不一样,不叫,只是盯着河里好奇地看。看不清,就向河里一步一步地接过去。

人壮狗胆,狗也跟过去了。那是麻羊一样的小动物,全身抖动,很冷的样子,悲嚎着。

前面是河水,后面是人和狗。它无路可去。不对,山林里的路那么宽敞,无论如何,它都不该跑到河里来啊?

看到人靠得近,狗尖叫着冲上去疯狂撕咬,根本吼不住。罗二娃胆子大,吃了鹿子肉。爹大骂了他一顿。

那一年夏天,山下暴雨,洪水冲塌了罗二娃家的屋基。不到年底,那只狗也莫名其妙地死了。

罗二娃的老婆也是山里人。有一次,他去看老丈人,远远地看见一只老虎卧在路中间,悠闲地用前爪洗了脸,又偏过头懒懒地睡了一大觉才离去。

罗二娃吓得不轻,一口气跑到老丈人家里,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第二天早上,一家人才从他边比带画的手势中明白事情原委。

从此,他说话有些结巴,精神也有些不太正常。老婆把野猪拱芭谷的事情告诉他,他说,明——明年,又——又种。

4

罗二娃的爹是文化人。哪家有红白喜事,人们就看见通往那家的古道上,他举着瘦长的身子,一摇一晃地走过去。

厚重的四方桌前,他一手捋纸,一手舞墨,唰唰几笔,门楣上就有了几副字迹遒劲古朴的对联。现场气氛顿时增添了几分浓厚。

“写字啊,就是笔、墨、纸的遇合。”写毕,他便坐在上首与人聊天。

“罗先生,你说的话我们听不懂。”“你看,这寒溪河水像翰墨,米仓古道是笔划,万千大山如纸张。天地写的是自然,历史写的是忠义,人生写的是明白。悟得透,就是通天大道,悟不透,就是狭路相逢。”

“越说越玄乎了。”“当年,一场秋雨,寒溪涨水。山道与河水狭路相逢,容不下韩信流亡的脚步。月光下,萧何韩信遇合好,成就汉朝四百年帝业。”

“那年,你卖猪。给猪灌的白酒少了,路上折腾得高,木杠撞到石壁上,差点连人带猪弹下河。是不是遇合不好呢?”有人相讥。

罗先生持了一把长须,“所谓说,合,则为大道。不合,则为狭路。你看,这路,一点一点沉下去。那河,一寸一寸升起来。它们是不是遇合得越来越好了?”“哦,哦。”

酒酣耳热之后,罗先生口齿不清,语焉蹉跎。他的话,却让人有所感悟。

人遇上了好时光,先后搬家了。黑黢黢的家具,猪一样抬出了山。有时桌子或是柜子也会在石壁上撞一下,把背的人弹一个趔趄。那些缺角瘸腿的桌椅钉了木条,依旧立在小镇新居里。

古道遇上好时光,重新打蜡上漆,闪烁着岁月的光芒。游客的脚步反复踏在萧何韩信的脚印上。山里人踩下的尘土,沾在游人的脚上,不断走向远方。

5

罗二娃越来越木讷。性格内向得有点像山顶上的杜鹃花。

山顶上的杜鹃花性格要强。直到五月,它才在高山顶上开放。它在和一个季节赌气,在和春天撒娇。

站在山顶上,它看见脚下柳暗花明,春色满园,温暖也随着阳光一点一点浮起来。可是,季节迟迟没有来到,它急得浑身抖动,花枝乱颤。

温暖没有理它,季节也没有理它。那个时候,它们太忙,它们有太多的花草树木需要呵护。它们有计划地忙碌着,不会因杜鹃花赌气撒娇给予特别关照。

春风里,罗二娃坐在门前呆呆地看,傻傻地笑。笑得百鸟鸣唱,看得山花漫开。

“开了。”他说。

没有人理他,但爹明白。儿子说的是山上的杜鹃花开了。儿子小时候,经常上山把那些红的粉的白的花树挖回来,栽在屋前。到了第二年,却再也看不到杜鹃开花了。

儿子很奇怪。爹说,树有树的窝,花有花的命。高山上的花到了河下,就不会开花了。

儿子说,我们这里就是山上。爹说,我们这里是山上的河下。儿子似懂非懂。

罗二娃须发更白了。在别人看起来,他也更傻了。

但爹知道,糊涂的儿子心里有了一片鲜花盛开的天地。

字,她说这是为了让豆花中的水煮出来,如果不事先划开,豆花会因为水沸而被冲烂。如果熬得好,点得黄、煮得好,一锅豆花会细腻白嫩,完整而没有洞眼。

值得一提的是蘸碟。菜地里现摘的红里带青的海椒,直接丢进灶膛,利用滚烫的灶灰烧熟,然后拍碎,细细切碎,以豆豉、老豆瓣,再配以香菜、小葱、红油海椒、花椒面等混合调成一大碗,香味层次丰富。“锅白嫩清香的豆花上桌,配上精心调制的蘸碟,着实让人胃口大开。我可以连吃两大碗米饭。而父亲,则倒上二两白酒,有滋有味地抿一口酒、夹一筷子豆花,一直吃得面色酡红。父亲喝高兴了还会给我们吹奏子、摆龙门阵。我最喜欢听他讲村里的奇谈怪论,比如村里那棵老柳树的神奇故事,我就听得津津有味。我总觉得,平日子里话语不多的父亲,在下雨天似乎换了一个人,变得从容、有趣,脾气也更好了。

那时,父亲的下酒菜除了豆花,还有拌胡豆。自家地里收的胡豆,炒熟后倒上清油、盐巴、蒜瓣、花椒面、香菜拌成,吃起来麻辣爽口,香,有嚼头。直到今天,六十多岁的老父仍偏爱这道小菜,每隔两三日便弄上一小碗,斟上酒小酌一番。只是,他的酒量大不如从前了。

母亲知道我爱吃豆花,如今每次回老家,她都会询问:“想吃豆花不?我们泡豆子推豆花哈?”“算啦,不推,太麻烦了,买点豆腐做个汤就可以了!”其实我心里是想吃的,但往往一口拒绝了,想着太繁琐,不愿意父母太辛苦了。还有,随着年岁的增长,似乎对吃什么也不太在意了,咸也好淡也好,只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聊聊天,喝喝茶,便是好的。老父亲戏称“摆龙门阵也可以下酒”,确实如此。

夏天的雨总是来得快、去得快。窗外的雨渐渐小了,可是,时而滴答在窗外雨棚和榕树上的响声却依然清脆,一滴滴,一声声,敲得听到的人要起乡愁了。

和许多坐落于乌蒙山系的村落场镇一样,赤水河常常是川黔的分野:一边是黔北,一边是川南。川之南的茅溪镇因大自然和历史的因缘造化,就这样与赤水河南岸、黔之北的茅台镇隔河相望,成了一衣带水的邻里。

我知道茅溪镇的时候,它还不叫茅溪,而叫水口。几年前,看了文友从水口镇采风归来拍摄的数组照片,山水风光之美,固然让人心怡,但令我记住水口镇这个古蔺县最东南部边镇名字的,却是那大气磅礴的杨梅林,和星罗棋布于葱绿之中的杨梅红果。心向往之,我却屡屡不得行。

今年七月上旬,杨梅成熟的季节,我终于来到了边镇水口茅溪。尽管水口镇已于2018年更名为茅溪镇,心中却仍喊了一声,水口!

和茅溪相拥,心中着实欢喜,这里山高林密,河流溪涧纵横,人文景观丰富。且不说建寺数百年,引来赤水河流域众多香客渡河涉水、翻山越岭前来朝拜的兼容佛、道二教的碧云寺的奇特;也不说川黔两省最高的悬空瀑布——两江沟飞瀑(比黄果树瀑布高44.2米)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;更不必说青云湖、草帘古渡、女儿溪、渔孔箐的清涼怡人。人在茅溪,本就置身于清涼世界,烦扰涤去,心境悠然。

在赤水河北岸初访茅溪,可圈可点之处甚多,特别是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古蔺境内,第一落脚点就是时称水口寺及庙林的这里,留下了太多的红色记忆,一时让我无处落笔。那就先看看让我心仪已久的杨梅吧。

初见杨梅,是边镇街道两旁成行的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杨梅树。那些或红艳艳露脸或藏于绿荫中绯红的果儿,似在热情或羞涩地迎接我们的到来。地上,散落着风雨过后乌红的果实。再见杨梅,是在镇政府大院,一颗高约五米的粗壮杨梅树,被水泥瓷砖砌就的花台围着,风过时,一阵绿叶中的红果们摇曳闪耀。如果说初见杨梅,心中已然有了惊喜,再见杨梅,就的确是兴奋了。那么,三见杨梅呢?如果见到碧波起伏、涛声阵阵的杨梅林海,见到那些阅尽世间风霜,已有几十年、上百年以至几百年树龄的野生杨梅林中的树中灵魂,那又会是怎样一番心境?带着这种想法,我在镇上没吃一颗杨梅,对朋友说:明天去野生杨梅林海,

村庄的脚印

□冯国平

我已离开村庄多年,在那些忙碌奔波的岁月,我总以村庄为坐标来丈量回乡的路。

一条巴河水顺流而淌,从王家沱经风滩河走的下游,乘坐轰轰隆隆的汽船,那是我最初行走县城的路。走吧,从沙溪子上岸后,踏着光滑光滑拾级而上的青石板路,走过十亩大地,便是一丘一丘的水田。那柔软而纤细的田埂,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风雨交替,暑往寒来,覆盖着父辈们的脚印。然后一层一层,重重叠叠,村庄便从竹木包围的浓影中露出眼帘。一缕缕炊烟从屋顶直升蓝天,无风的时候,炊烟就像画在纸上的一棵树,正直地升在天空。有风的时候,那“树”就悠然地摆动起来,袅若飘逸的杨柳,融入蓝天。那些烈日底下扶锄、弯腰、流汗、劳顿的情形,在我的脑海里,日渐模糊和陌生。

我是在五月忙碌的天空下奔跑的孩子,五月是我的大地,五月是我生命的归宿。我可以采摘田畴那些挂满枝头的野草莓,还有梦想成真的现实。六月的夜晚,水稻开始分蘖,抽穗的稻田里弥漫着稻花香。那閃闪烁烁的流萤,也提着灯笼,匆匆地穿梭其中,辉映着天上的星光。蛐蛐响成一片声音的蛙鸣,此起彼伏。时而有一两声狗吠,撕破了浓浓的夜色。

这样的时候,我的大哥陪着父亲,会提着一盏马灯去查看米大麦田的角角落落,估量养育稻田的水够不够,看看田埂有没有漏水的缺口或者螃蟹眼。当这一切都好了,父亲就卷上一筒旱烟,蹲在严秋子田的大石壁上。乘着月色和星光,一边吸烟,一边盘算着这一季节的收成,计划着儿子秋后的婚期……

走吧,村庄里还有玉子岩沟的小桥,潺潺流水穿梭在乱石嶙峋之间。那是我小时候读书上学的必经之路,常常因为夏天山洪暴涨阻挡了我上学的路,后来队里修建的石桥解决了出行的困难。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在村子里兜售百货和小玩意,惹得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挤得密不透风,而又没钱购买望尘莫及的尴尬。同年的伙伴走十五里外的山路去看一场电影,却只看了两个小时的发电机响。

现在,常以此心生愧疚,从未想过,我会入人到中年的时候,如此不可救药遭遇村庄的拆除。在老屋和村庄被拆除后,村庄被逐渐长高的工业园区遮挡了我的视线,儿时的老屋依稀可见,梦中的模样眼神忧伤。我在田埂里牵着一头老水牛,让它吸着露水和野草。我曾在常岭坡下割草,在巴河岸边沉思,在红苕地里寻找母亲劳作的身影……

母亲,您是我心灵深处的伤口,旧伤复发,无药可治。您使我今夜无眠,泪水涟涟……

记住村庄,锁住流年的旧事。那些少年丧母孤独的困惑与懦弱,深夜北风呜呜地溜进漏风的仓屋,老黄狗在屋檐下寒夜中

采摘几颗放进肚里,那才是大自然的味道,本真!

第二天我造访白腊杨梅林海时,天公不作美,下起了雨。沿山道而行,虽不见林海的波澜壮阔,倒也有种雨雾空蒙的况味,透露出的却是何等苍茫辽阔的意境。突然一声“注意脚下”,

将我从恍今惚今中惊醒;身前是一斜坡,身边是一颗硕大的杨梅树。乡人说,这棵古树已有四百余年历史,仍在挂果。抬望眼,那些红彤彤的果子,在树荫中甚是耀眼,给雨中山色增添了靓丽和暖色。而铺满山道土面乌红色的杨梅,让我想起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的词意,忽又冒出了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诗句。茅溪白腊的野生杨梅林,或许就是这样盘根错节,挂果落果,身在深山,蓬蓬勃勃地野性疯长,以至成了今天的林海阵势?

穿行在杨梅林,雨大路滑,谨记朋友“注意脚下”的提醒,虽隔三五步十几步就可遇一棵棵年长的杨梅树,但观览的兴致已然减退。抄近路先期返回进山处,心中升起一种不识杨梅林海真面目的憾遗,也为没能吃到野生杨梅而有了一丝怅然。直至离开茅溪,我也没吃上一颗野生的或栽种的杨梅。所谓横看成林侧成峰,或云横断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类的诗词句子,让我心中豁然开朗;瞻望林海云舒云卷,雨看山色雾来雾去。茅溪的杨梅林海,晴也好,雨也罢,你那一袭烟雨任凭凭身,风吹雪压仍生长的精气神,令我感慨,让我喜欢,我还会再来造访,和你谈天说地。

作别茅溪,我轻轻地挥手,不带走一粒红果,而那蓬勃生长的杨梅林,已驻心间。

颤抖。我蜷在被窝里,望着屋顶发光的亮瓦,遥想山那边城市的高楼,还有伸向远方的轨道。而今,我寻找村庄的记忆中,老屋已是一个隐喻,它藏在竹林包围的秀色中浓郁挺拔。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,槐花飘香,村子里散发着浓浓的暗香,蜜蜂们忙碌地飞来飞往,蝴蝶在院子里跳舞歌唱,燕子也在屋檐下啄泥筑巢。童年的油灯照亮着一扇扇木格格的窗子,让村庄多了静谧和芬芳。我们在槐树林中可以寻找童年的缤纷落英,寻找对故乡的某种关注。

村庄的脚印

时下,老屋不语,村庄无语。我总是不知疲倦满头大汗向村庄走去,走进月夜中那颗老核桃树下的欢送和嬉欢。夏天来临,诺大的枝干上长出嫩绿的叶片,似一把大伞撑起一片荫凉。秋天处暑过后,我们采摘那满满的几筐核桃摆在垭院中,无与伦比的快乐意犹未尽。外祖母说树累了,树也需要休息。树为什么要落叶,要枯老,春天又会发芽,我小时候没去想这些,只觉得就是树叶散尽,门前那颗老核桃树也是我梦中至善至美的一道风景,它是我漂泊归乡一处永恒的坐标。

巴河水亘古不变地经过门前的栅栏流向远方,我记忆中的村庄而今已改变了模样,老人们一个个离去,静静地睡在东山海沟里的山坡上。儿时的伙伴星散天际,各自一方,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倦鸟归林,又匆匆离去。村庄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,它在路口一次又一次暗示我,牵引我,触动我的神经,让我心神不宁。我们离开了村庄,村庄依然是村庄,而我们自己又是什么呢?村庄在我们这一拨孩子中反复比较,挑选,最终选择了当初木讷不成语句,内心多愁善感的我来叙述村庄、表达村庄、记录村庄、完善村庄。因为这代言与至美的山水有关系,与时代社会自然的协调有关,更贴近曾经生活在这里,一代代的竹林湾生生不息的人们相关。

村庄养育了我,丰沛了我的血液和灵魂。那些散落在草野间和民间的故事,那些雨过天晴架在村头的彩虹,那些夜雨滴答滴水穿石的声音,都融入了巴河。村庄是起点,它也是终点。村庄是根本剪不断脐带的血地,断了筋骨却连着血脉。村庄是我们年少想逃避的地方,年龄大了又回不去的地方,地域的村庄安放我的身体,精神的村庄却又安放我的灵魂。每一次回乡的离别,都是一次小型的死亡。

山一程,水一程,找寻村庄的路渐行渐远,村庄虽然早已消逝在我的视野中,而睡梦中,却如此清晰可见。它如葡萄般深深地扎根,一棵一叶已插入故园的山山水水。当我再次回望那一瞬间,还有乡亲们和亲人潮湿而庄严的目光……

清凉茅溪见杨梅

□冰春

